

海濱小集之八

天 上 人 間

夏 衍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海濱小集之八

天 上 人 間

夏 衍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紀念促成我寫這個劇本，而終於殉職於自己崗位上的

蔡碧青兄

——作者

本劇之作者保留本劇及次頁所列各劇之轉載，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王肇禪先生

桂林：環湖北路廣西日報社洪適先生

貴陽：賑濟委員會朱亞三先生

昆明：九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

目錄：六十本劇作者其他劇作：

「賽金花」(廢版)

「自由魂」(生活書店版)

「上海屋簷下」(國民書店版)

「小市民」(新知書店版)

「愁城記」(文獻出版社版)

「心防」(新知書店版)

「法西斯細菌」(卽出)

「水鄉吟」(羣益出版社版)

「復活」(改編)(美學出版社版)

「戲劇春秋」(宋之的·于伶合作)(未林出版社版)

時間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年間。

人物 劉愛廬 六十五歲。

劉綉笙 (劉妹) 四十八歲。

劉瑞春 (劉子) 二十五歲，空軍少尉。

劉瑞秋 (劉女) 三十二歲。

于明揚 (瑞秋之夫) 三十四歲。

趙澍 (綉笙之子) 十五歲。

艾珍 (瑞春之妻) 二十三歲。

劉德才 (劉家遠房親戚) 三十八歲。

喻志華 十九歲。

阿愛 長工，五十以上。

褚媽 僕婦，五十歲光景。

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

阿香 小丫頭，八歲。
其他

地點 第一幕 滬杭路沿線一城市

第二幕 同上。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在滬杭路沿線的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

劉愛廬家。

愛廬是前清舉人，也做過官，但是在宣統末年卸上官之後，就回到鄉間來「管田地」了，老式房子，隨處可以看出經過幾次修裝的痕跡，並不怎樣富有，可是在這地方的城市中還算得上是中上之家。

舞台是瑞春結婚的「新房」，油漆一新，但是沙發，銅牀。西式畫額，乃至洋風的花籃，銀眉之類，和這房間本身形成了新和舊的對照。正面偏左，一張大銅牀，堆滿了紅紅綠綠的破，枕頭，（牀和被之間不就是一种對照嗎？）牀左小馬鞍棹，看邊是一排玻璃窗，這很明白地可以看出是近來改裝過的。窗前一桌大桃花心木的寫字桌，寫字桌擺在這場所，也有點不大調和，尤其是桌上的那一對厚錫蠟燭台，和明燐地燃燒着的火紅燭。左邊牆上，一架很別緻的鏡額，下面空軍標識的一對銀翼上面，懸上一個大紅的雙喜字，下面是許多同級朋友們的簽名。其他新房應有陳設，隨意。

天上人間

八月十四日晚，七時左右。結婚儀式完畢之後，賓客都已經在廳上入席了，遠遠的談笑聲，新房裏很冷清，褚媽也在頭上戴了一朵大紅的絨花，正在掃地上的瓜子殼，和新娘新郎進房的時候被人投擲的彩色小紙。阿香抓了滿把的瓜子，噓着。

阿香 問你啊，怎麼會飛的？噫，老媽媽，少爺怎麼會飛的？

褚媽 （不答）

阿香 （懇求地）說啦，過一會給你敲背，好嗎？（隨意地將瓜子殼吐在地上）

褚媽 啐，人家剛掃乾淨，你又……（舉手威嚇她）

阿香 （歪着頭）你說咯，我來掃，噫，怎麼會飛的？

褚媽 （狠狠地）怎麼會飛的，誰知道，少爺背上長翅膀的。

阿香 屁！（裝一鬼臉）昨天少爺在河裏游水，我看見，沒有翅膀的。

褚媽 （禁不住笑了）你看見了就得了，怎麼會飛，洋人想出來的法子，誰知道……（再將阿香吐的瓜子殼掃去）

（後房腳步聲，一種特殊的尖聲音。）

綉笙

（聲）和尚！和尚！（急忽忽地進來。四十五歲了，但是看過去似乎還不到

四十歲，白淨的臉，劍眉，高高的顴骨，眼睛帶着一種老是探索着別人隱秘的光，元色綢旗袍，很合體，除出纏過腳和頭髮未曾剪去之外，一派大方。

用眼光在新房內橫掃了一眼之後，問褚媽。（澍官沒來過？）（又望一望櫥背）

褚媽

姑太太，您不去坐席嗎？澍官，……剛才還在房裏，跟哥哥嫂嫂纏着討喜菓

的。（窺伺她的顏色，陪着笑）姑太太，今天可真開心啦，從小兒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帶大來的少爺，今天對親啦，嘿，到明年春天，澍官也可以配親看了……

綉笙

（聽她說着，掩不住內心地歡喜，臉上硬直的線條稍稍柔和了一點，可是當

她的眼光看到花燭的時候，面色立刻又變了。怒哄哄地）褚媽！你怎麼的，

人還沒有老，就忤事啦，叫你坐在新房裏幹什麼的？

褚媽

（一怔）

蠟燭

叫你到新房裏管花燭，可是你睡，花燭漏了！（很敏捷地自己動手把漏口的蠟燭用煤夾除去）在這樣亂蕩蕩的時候，大少爺又學了什麼飛機，几百事情都要圖個吉利，要是有什麼——（自己停住了不說下去）

橫燭

方才姑太太你自己跟我說，結了燈蠟不要滅掉，

綉筆

（搶着）還有你的話，燈花歸燈花，掉下來把蠟燭漏完了你也不管？

綉筆

（通後房的門簾突然一閃，差不多看不清是誰，一個人影在後房裏走着。）（很快地回身）和尚，和尚。快點外面舅舅在找你吧，老是孩子氣，鬧新

廟，時候早得很呢！（沒有回聲）和尚又回來了！（揭開門簾走到後房去，突然：驚嚇和恐怖的喊聲）你才！你在這兒幹什麼？

德才

（聲）綉，綉乾娘。我……我找你……

綉筆

（批着牠出來）找我？找的怕是可以當錢用的東西吧！鬼鬼祟祟的，來，口

袋裏是什麼？

德才

（一望面如的鴉片癮者，一雙小眼睛是他的特徵，變了黃褐色的紡綢長衫，

繡篁（發獠而又卑屈的表情）繡乾娘，本來，日裏就想來跟你商量啦，爲

耐是客太參，我這樣子

繡篁 別多說話，你又發了什麼？沒出息嗎？

德才 （反擇地）繡乾娘，講活仔細一點，在用人們面前，我也要做人的。

褚媽 唉！用人們面前，他倒還像個東家？東家不去吃酒，鬼鬼祟祟地躲在後房裏

幹什麼？

繡篁 褚媽，搜他，袋裏裏的是什麼？

德才 不，我沒有拿東西。今天我是來和太伯商量一件事……

繡篁 （故作驚訝的畏懼）和太伯？太伯！商量一件事？事情？你有膽子跟他

講話？他在花廳上，你去！你有這大膽子？……那麼去！

德才 不，繡乾娘，我怕他老人家神氣，所以我先來跟你商量一下。（講話間

小丫頭偷偷地往後房溜，他看見了，很快地攔住她）呵，國香，別去驚動老

爺！（調頭來對繡篁）繡乾娘，千萬不該抽上了一口煙，現在外面查得

緊，又沒有錢，想到上海去戒煙，可是……可是……

綉笙

（爆發似的）可是沒有錢，問大伯借點盤費，對嗎？呸！你在做夢！前這麼兩三年，大伯伯還當你是個人，十塊五塊借給你用，近來，你還沒出息的學會了偷啦，還用借？咱們劉家倒了霉，有了你這樣一個爭氣的親戚。

德才

「這一套話在他是聽慣了」你講完了？我這次倒不是借錢，我要跟大伯伯商量一件事，周家塘後面墳上的幾顆樹，我想賣了。

綉笙

（吃驚）什麼？你要賣祖墳上的樹？你——

德才

（看見她吃驚，更故作從容）本來，也有點可惜，那幾顆樹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吧，風水先生說，左手的那株石楠樹，是管這兒的大房的，那顆石楠樹本來像把大的傘，近來兩年橫闊開來，正像兩只大翅膀，所以，瑞春（了飛行家啦。哈哈）摸出香煙來，一眼看見掉上有更好的煙，便重新藏起，取了掉上的香煙吸，褚媽很快地將香煙罐拿開。）

綉笙

你發瘋了，祖墳上的樹……

德才（冷然）別的我三房沒有份，祖宗，總該輪到一份吧。嘿。

綉笙阿才！今天你不准把這事情跟大伯伯說。今天是瑞春官的好日，凡事要圖個

吉利，你的賤骨頭不怕他的拐杖，可是他老人家卻經不起生氣！

德才唧，有錢的要圖吉利，沒錢的就管不得這許多了，（已經看出了她的弱點了）大伯伯在花廳上？我去找他。

綉笙（攔住他）阿才！（咬牙切齒地）你這該死的！（從袋裏摸出一個白手巾

包，打開來，取出一張鈔票，擲給他一般的）拿去！前世欠了你的債！

德才（接了錢，看一看）這怎麼夠呢，綉乾娘。今天是好日子，就是打發聽差，

也得高陞一點啊！（突然的卑屈起來）

褚媽姑太太！別給他，逼了你的錢，他去養婆娘……

我又沒有打中航空票！（又從手巾包中取出一張，給他）快出去！瞧你這樣子，這新房裏也不配你來的！（再鄭重地）偷偷地從後門出去，褚媽！看着他走！（對德才）不准再偷東偷西！

德才

不——過，綉乾娘，我今天沒吃過飯吶，外面這許多酒席，……

（從廳上傳來了愛廬特有的咳嗽聲音，這聲音比什麼都還靈驗地使德才畏悚了。）

德才

（張惶）大，大，大伯伯來啦！綉乾娘，我，我，（欲逃）

綉笙

（也不願意他和愛廬見面）堵媽，看着他從後門出去！（指着後房）

堵媽

（冷冷地）他還有話跟老爺商量呢！

（德才抱頭鼠竄從後房下，堵媽跟着下去。）

愛廬

（聲）唔，唔，這也難怪，能來，也就算啦。新房裏坐吧，（進來）這兒沒

有人，（看見綉笙，有點意外）為什麼你獨自在這兒？（跟在他後面，瑞秋進來。）

（愛廬，矍鑠的老人，瘦軀中洋溢着精力和威嚴，鬚髮都已經花白了，但是這祇增加了他對人的壓力，特製的一根西式的粗手拄，但是撐的時候少，捏在手裏的時候多。滿頭頭的頑癬，常常有搔癬的習慣。）

（瑞秋，半新式的女子，好像才生了一場病似的非常憔悴，衣服也很素樸。）

綉笙 啊，你們散席了？我？爲的是找阿澍啊，這小孩跳跳蹦蹦的，不知躲到那兒去啦。

愛廬 小孩？大啦！

瑞秋（笑了）大乾娘還是那樣的操心？澍弟弟也已經快要親啦，澍弟今年是十四？

綉笙 托他舅舅的福，十五歲了，——可是，這小孩太頑皮，不知前世欠了他多少債！（下）

（阿香跟着下場）

愛廬（望着她的背影）勞碌命！這才是勞碌命！把十五六歲的人當作小孩兒，一眼不見了就大驚小怪。

瑞秋 那也難怪，大乾爺死了之後，就留下了這一點寶貝。

愛廬（戴上老花眼鏡看了一下鏡框上的簽名之類的東西）唔，（點頭）你們能夠

來，總算好啦，昨天上海打了起來，我以爲你們是不能來了。

瑞秋弟弟的喜酒，不論怎樣我總是要來吃的，家裏的人已經不多，（黯然）月初

就想來了，來幫幫忙，可是弟弟寫信給我，說能不能請假出來，還說不定。

愛廬唔。

瑞秋爸，你看，這一次會真的打起來嗎？來是來了，可是，要是真的打起來，火

車斷了，那不是來了回不去嗎？

愛廬愁什麼？上海的人前幾天不是大批的逃到鄉下來嗎？吃喜酒帶使逃難，明揚

也來啦，還怕什麼，我這兒飯總還是有得吃的。

瑞秋那當然，不過，他，明揚脾氣壞，什麼地方都住不慣，怕又使爸生氣。

愛廬來了就算了，打仗，有什麼辦法呢？（吸着水煙，少頃）唔你們都來了，

我就安了心，（感慨）看這次情形，怕真要打起來了，這幾天這兒過的兵很多，東門外也挖了戰壕，今後的日子，不知怎樣過下去，瑞春，——（停了